

劉國松陳君立陳成球白海聯展

水墨雪景重現北國風光

【本報訊】記者鍾麗明報導：適逢聯合國氣候變化會議較早前在丹麥哥本哈根舉行，讓人醒覺到氣候變暖已是全球人類共同面對的危機，著名台灣現代水墨畫家劉國松，聯同本港水墨畫家陳君立、陳成球及吉林長春畫家白海，以「雪景」為題材，全新創作二十幅作品，提醒大家要好好珍惜大自然，否則有一天人類將只能透過畫家的作品去緬懷白雪皚皚的世界。

畫雪景最難畫質感

是次「冬韻——水墨雪景展」，由信和集團主辦，現正於灣仔中環廣場展出。劉國松在日前舉行的展覽開幕禮上表示，現時全球最重要的課題是減碳，地球上的雪已開始融化，若干年後我們可能看不到雪山的美。劉國松今次展出的雪景作品，描繪了珠穆朗瑪峰的雪景，他認為那兒的雪最「清」。

自一九六〇年代初已提出「中國畫現代化」，作為「現代水墨畫」先驅的劉國松，運用了有別於傳統筆墨的創新手法去表現雪。中國畫着重黑色線條的勾畫，他則用了白線來表現雪的流動。那麼這些幼細的白線到底是怎樣畫成呢？他運用了自己發明的紙，稱為「劉國松紙」。他解釋說：「紙張主要用樹皮製成，有些樹皮沒有徹底腐爛，因為太韌，變成一條條韌的纖維，成為紙的雜質，我稱為紙筋，傳統的宣紙會把這些紙筋倒掉，但我則保留這些紙筋。由於

紙的表面上有一層紙筋，能把墨擋住，繪畫後再把紙筋撕掉，便成為一條條的白線。」

劉國松說：「畫人，難畫其情；畫月，難畫其明；畫雪，難畫其清。」畫雪景，最難的就是怎樣畫出它的清澈、透亮的質感，他運用對比的手法，以黑墨畫石和山的肌理，更能突出雪的清透潔白。

表現雪肌各施各法

來自吉林長春的內地水墨畫家白海，在一九八〇年代初，開始研究將霧凇雪景入畫，並研創出自成一家的「霧凇潑墨畫」。出生於東北吉林的白海說，吉林是霧凇之鄉，在這裡他度過了童年時代。空氣中過冷的水滴、雲霧或毛毛細雨形成霧狀，在攝氏零下二十度左右時隨風碰撞到物體的表面，凝結出層層迷漫的白色晶體，便形成霧凇。

他發現在中國歷代繪畫史上沒有霧凇雪景作品，自唐代王維提出：「留白為雪」之後，雪景一直是繪畫的難題。白海花了三十年的探索，在傳統的基礎上改革創新，改革了傳統的筆墨、潑墨、寫意技法，自創「三潑留白法」、「隱筆留白法」、「雪山蛇皮皴」等表現白雪、霧凇。他的作品除了表現北國風光，亦繪畫黃山的霧凇、關東雪鄉、江南春雪等景象。

香港畫家陳君立和陳成球，是追隨劉國松多年的弟子，如今已成為香港



▲白海攝於作品《黃山雪》旁 (本報攝)

當代水墨畫壇的活躍人物。陳成球結合桌面印、烘染及傳統筆墨的手法，表現雪的肌理。他認為畫雪最難之處是要畫出其透明、鬆軟的感覺，他曾走到黑龍江、加拿大、台灣等地感受雪，但在創作時則以自己的感覺來創作。

陳君立運用演墨手法畫雪，先在不透水的面塊，如防火膠板、塑膠板上，潑上顏料或墨，然後將宣紙放在上面，

▼陳成球攝於作品《寒雪》(四)旁 (本報攝)



在紙上噴水，令生宣上的墨色產生化開的效果，並要控制留白位，最後按墨色在紙面上的變化修飾構圖。陳君立說，繪畫的過程存在很多變數，一邊畫一邊創作，並不是一早已起好草稿，畫出來跟自己之前的想像會不一樣。

是次「冬韻——水墨雪景展」，即日起至一月二十二日在灣仔中環廣場一樓大堂展出。



▲劉國松攝於作品《珠穆朗瑪峰》二連屏前 (本報攝)

【本報訊】從十九世紀初的古典樂曲到近代歌手「披頭四」及米高·積遜的流行曲；從富宗教色彩的聖歌到結合各地民歌風格的作品；音樂事務處青年合唱團及兒童合唱團將演繹十多首古今中外、以夢想為題的樂曲，以美妙的歌聲與樂隊遊四海，頌唱出世界不同角落的人們對願望與夢想的追求。

由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主辦，音樂事務處青年合唱團及兒童合唱團將於明日（星期六）晚上八時，在葵青劇院演藝廳舉行「願望與夢想」音樂會。由區雁珠、何廣權、何幸兒與黎穎茵擔任指揮及鋼琴伴奏。

合唱團會演繹豐富宗教色彩的歌曲，包括法國作曲家杜魯雷所寫、以聖周四洗禮所唱聖歌為主題的《何處有仁愛》；英國音樂劇《約瑟與神奇彩衣》中，歌曲旋律與節奏均非常簡潔的《夢可成真》及由兩團攜手演唱、屈特的混聲四部合唱《願主降福及守護你》。

另外，合唱團亦會送上三首具有民歌元素的歌曲。包括獲選入「二十世紀華人音樂經典」的《牧歌》；以非洲民歌風格寫成的《一個非洲式祝願》，以及膾炙人口、悅耳悠揚充滿美國南部文化色彩的《霍斯特歌曲普萃》。

近代流行曲則有屹立半世紀的經典金曲《讓我飛往月球》；米高·積遜的《拯救世界》，呼籲人們透過愛和關心，為人類創造一個更美好的世界；以及「披頭四」的早期傑作《當我六十四歲時》。

其他以夢想為主題的作品有布拉姆斯混聲四重唱《夜曲》；屈特作曲及填詞的《遠方之土》；動畫電影《雪人》的主題曲《空中漫步》；國家一級作曲家楊庶正的作品《祝福太平山》；旋律優美，兩聲部童聲合唱作品《為我尋找一道彩虹》；觸動心靈深處的《希望是一顆隱藏的星星》；特別為是次周年音樂會而創作，兒童合唱團將作首演的《夢之歌》；富怨曲和爵士樂風格情調的《守夢者》；反映冬天情景及內心夢想的《冬之夢》及捕捉了兒童的喜悅及好奇的《兒童的夢想》。

「願望與夢想」音樂會門票於城市電腦售票處發售，查詢可電二七九六七五二三。

合唱團傳遞「願望與夢想」



▲陳君立攝於作品《銀雪雲衣過河山》(四)旁 (本報攝)



▲劉國松作品《雪峰互望》(本報攝)

舞影定格

美術編輯：李志文

扶植編舞入才 確立舞團身份

訪英國皇家芭蕾舞團總監蒙妮嘉·美臣

近年多位享負盛名的當代編舞家如 Wayne McGregor、Christopher Wheeldon、Kim Brandstrup 等，先後給「皇芭」排演多齣全新的純舞現代芭蕾舞劇目，大受好評。

儘管仍有人覺得「皇芭」委任滿腦子前衛思維、醉心搞離經叛道體態韻律，炮製跨媒體兼融合多種藝術劇場實驗的 Wayne McGregor 為駐團編舞家的做法，跟「皇芭」殿堂級的固有古典傳統氣派連接起來，有格格不入的感覺，蒙妮嘉卻不以為然。

她表示：「當我聘用 Wayne 做駐團編舞家時，早料到他不可能替「皇芭」排演故事芭蕾舞劇目，因為他向來只對抽象的作品感興趣。然而，他之前曾跟皇家歌劇院合作，監製了《Dido and Aeneas》及《Acis and Galatea》兩套歌劇，又特別給這些歌劇編排舞蹈。這兩部均為敘事性的劇目呢！」

敘事與抽象作品兼備

「Wayne 是英國人，他很早便創辦了個人的舞團——隨機舞蹈團 (Random Dance Company，該團曾於二〇〇三年訪港演出；〇八年十月 Wayne McGregor 與荷蘭舞蹈劇場一團應新視野藝術節之邀，抵港推介新作《原》)。隨機舞蹈團乃倫敦沙拉·惠斯劇院 (Salder's Wells Theatre) 的駐場藝術團隊，經常在沙拉·惠斯劇場公演韋恩的作品。Wayne 則於每個年度舞季期間，替「皇芭」編創最少一部新劇目。」

之前蒙妮嘉提到「皇芭」需要搜羅兼具故事性和非敘事性的現代抽象作品，作為舞團經常演出的保留劇目

。環顧世界舞壇，大規模的芭蕾舞團都在爭相找尋新編的長篇敘事劇目，競爭似乎愈趨激烈。

她的看法是：「要知道，剛過去的九十至一百年間，世界各地的芭蕾舞團如雨後春筍般崛起。昔日，要考進一個專業舞團成為舞者實在是非常難的事，皆因職業舞團的數目寥寥可數。大概自二十世紀中葉以後，各地區紛紛創立眾多舞團，像中國國家芭蕾舞團、香港芭蕾舞團、澳洲芭蕾舞團……等等相繼出現。芭蕾舞愈來愈普及，芭蕾舞團的數目與日俱增，大家自然需要發掘大量的劇目，需要更多編舞家編排原創的作品，讓舞團能擁有自家品牌的保留劇目。為此，全世界舞團的總監時刻在尋覓編舞家為其舞團編創合適的劇目。」

「就「皇芭」的情況而言，我們經常編排敘事劇目及抽象作品。兩者兼備對舞團的保留劇目極為重要。」

可是，Wayne 只偏愛排演非情節性的舞作，「皇芭」想公演新創作的敘事芭蕾舞劇目豈非未能如願？原創故事芭蕾舞劇目的供應可有出現危機？

「這倒不存在危機。目前的情形只不過意味著刻下沒有一位具能力的人才替「皇芭」編排長篇故事芭蕾舞劇目罷！」蒙妮嘉回應道。

現今編舞家多對故事芭蕾舞缺乏興趣，可視之為時移易造造成的轉變嗎？

「我們還得檢視一下整個世界的藝術發展動向。以前，人們根本不會繪製抽象畫。至二十世紀，大家方開始看沒有人物或風景的畫；畫面雖然仍以靜物和花草為主，但仍未至於純粹只畫一些圖形狀態。」

蒙妮嘉接着說：「隨着時代的推進，人們漸漸調節了欣賞抽象藝術的觀賞習慣，抽象舞蹈亦由此順應時勢而衍生。抽象舞蹈的表現手法跟具故事情節的劇目相差甚遠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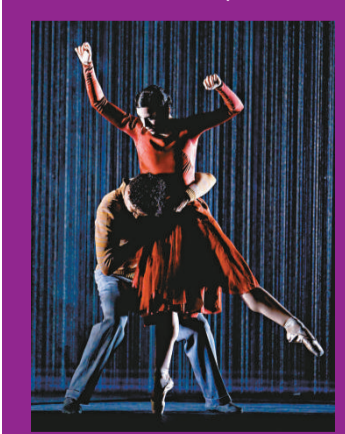
「記得麥美倫講過：『只需安排一男一女跳一段雙人舞，他倆共舞的一刻便即時顯示了一個故事。』」

(MacMillan used to say and he thought the moment that you put a man and a woman together in a pas de deux, there's a story)。意指兩人肢體的互動反應展現出他們之間的關係。然而，像 Wayne 編排的獨幕作品《Chroma》(二〇〇六年十一月首演)裡出現了很多段十分美妙悅目的雙人舞，雖然大家仍會看見舞者體能方面相呼應的關係，但 Wayne 並沒有敘述任何特定的情節 (You've a Phys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eople in the ballet, but not necessary a narrative)。」

將讓年輕團員發表作品

那麼，蒙妮嘉還在不斷尋找適當的編導，委約他們編排原創的故事芭蕾舞作品？

▼《Rushes—Fragments of a Lost Story》改編自俄國文學名著《罪與罰》(Bill Cooper 攝)



▲《Rushes—Fragments of a Lost Story》今年初將由「皇芭」重演 (Bill Cooper 攝)

▼Wayne McGregor 創作的現代芭蕾舞作品《Chroma》(Johan Persson 攝)



她指出：「我團不久前公演了一齣 Kim Brandstrup 根據俄國大文豪杜斯妥也夫斯基名著《罪與罰》改編的獨幕舞作，名為《Rushes—Fragments of a Lost Story》(二〇〇八年四月首演)。編導藉着這個特別給「皇芭」排演的劇目探索愛的真諦，箇中包括了錯愛、渴求所愛卻未能獲得夢寐以求的情愛……這是另一部呈現人與人錯綜關係的作品。此外，這個劇目選用了普羅菲耶夫多段散失的電影配樂作為舞蹈音樂。這些零碎的電影配樂片段，經過重新編上管弦樂配器後，再把它們串連起來，「縫製」成聯聽似是新撰寫的譜子。經整理後的音樂具非常強勁的感染力，且極之悅耳動聽。這可算是個十分有意思及成功的



位於倫敦的皇家歌劇院外觀 (劉玉華攝)



蒙妮嘉·美臣說，對那些二十歲出頭的成員，日後將讓他們發表作品 (劉玉華攝)

節目。《Rushes》該稱得上是部敘事性的作品。「目前我很著意培植團裡有興趣從事創作的人才。事實上，好幾位「皇芭」的舞者經常參與創作新劇目，他們都不過是二十歲出頭的年輕人，當中有人對編排故事芭蕾舞感到起勁呢！日後我會找機會讓他們在皇家歌劇院的主舞台發表作品，他們具備排演情節芭蕾舞作品的的能力，並展示了創作意欲和激情。我察覺到後起之秀的才華正在冒升。」

二〇〇八年「皇芭」訪港公演《曼儂》及《希爾薇姬》期間，蒙妮嘉訪談，她曾宣稱舞團的群舞演員絕大部分是英國皇家芭蕾舞學校 (The Royal Ballet School) 的畢業生，或曾在皇家舞校肄業的外地舞者，他們透過學習迪·娃露華、艾斯頓、麥美倫等人的傳世劇目，沉浸在英國芭蕾舞派的藝術氛圍裡，待真正出場表演時便自然地體現出一致的訓練體系特質，讓觀眾一眼便能辨認出「皇芭」的風範。

群舞展現「皇芭」風範

確保群舞舞隊這股集體統一的力量為的是要營造「皇芭」鮮明易認的身份罷？

「沒錯。沒有來自同一所舞校舞者組成的群舞舞隊，就不可能維持我們舞團的獨特面貌。我認為必須確立「皇芭」清晰的身份，這是至為重要的事情。我同時期盼「皇芭」將來仍能保持這種一貫的明確身份。(A company should have a distinct identity)。皇家芭蕾舞學校給學員傳授了我們公認的藝術理念和規範，大家受到相同的價值取向薰陶，「皇芭」的群舞舞隊成員具備潛移默化後達致的共識。

「要知道，好些遠道從各國來倫敦加盟「皇芭」的首席舞蹈員，他們之所以選擇效力我們的舞團，皆因「皇芭」的保留劇目極具吸引力。譬如說，塔瑪拉·沃荷 (Tamara Rojo)，她離開西班牙到英國發展舞蹈事業，轉投「皇芭」為的是學習「皇芭」的劇目。她深知演繹如《曼儂》一類的劇目，將救她獲取莫大的裨益，她希望汲取我們奉行的價值和作風，因這些寶貴的演出經驗能增強其個人的閱歷，豐富她的藝術素養與造詣。當擔演雙儂一角時，她必須完全依照「皇芭」搬演此劇原來的規範進行，而非按她個人的想法去刻畫這個人物。」蒙妮嘉解釋道。

(倫敦專訪之七)

編者按：「皇芭」將於二〇一〇年二月中旬及三月初在皇家歌劇院再度公演《Rushes—Fragments of a Lost Story》，五月下旬至六月初則演出《Chroma》。詳情可參閱相關網址：www.roh.org.uk/whatson/index.aspx

劉玉華